

中德中本贯通职业教育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谢莉花,王可欣

(同济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上海 201804)

【摘要】高校教育扩张背景下,中德两国的职业教育均面临创新发展的诉求。为应对世界经济对人才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中德两国基于各自国情分别发展出“中本贯通”与“职教整合”模式。尽管从形式上看,两种模式均是将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与大学阶段的本科教育进行衔接与贯通,但通过深入对比发现,两种模式在价值意涵、本质属性、架构次序、教育选择、体系规划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较之我国,德国经验在实现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更是借助提升教育领域间的渗透性实现了两类教育的融合发展。这为当前优化我国“中本贯通”模式设计、重新思考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中本贯通;职业教育;学术教育;职业性;学术性

【中图分类号】 G719.22

【文章编号】 2096-6555(2022)03-0073-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796/j.cnki.2096-6555.2022.03.009

【作者简介】谢莉花(1983—),女,江苏常州人,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王可欣(1999—),女,安徽安庆人,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一方面给发展职业教育带来了转机——职业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价值得到承认,职业本科的建设得以稳步推进以及系列的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但另一方面,危机亦伴随而生——受教机会的扩大开放无形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严重挤压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空间,中职教育存续与否屡次引发热议,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中职教育的发展困境。在本科学历尚且无法令人宽慰的内卷环境下,一直以来被诟病为上升渠道狭窄、束缚个人发展的中职教育更遭非议。^[1]与此同时,学术界基本认同过去作为终点的中职教育在基本完成就业功能这项历史使命后,转而迈进历史性转折的新阶段,并承担新的时代重任,即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教育。^[2]吊诡之处在于中职教育作为职业教育起点的重要地位虽逐步确

立,但其招生艰难、发展难以为继的实践困境却久无纾困之策。

如何拓展中职学生的成长空间,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发展前景的期盼,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3]亟待深入思索。而制度的创新设计对提升教育体系融通性、实现身处单一教育通道里学生纵向的学历以及能力的提升或许能有所助益。已开展的若干实践探索中,“中本贯通”模式不失为一个可行方案。通过将中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高等教育衔接起来,“中本贯通”模式在纵向上打通了中职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通道,构建起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成长路径,这是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

在大众普遍参与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时代,统筹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与一体化关系,弥合二者的边界鸿沟与制度隔离,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系统改革的共同趋势。^[4]在素

以职业教育享誉全球的德国,其职业教育^①现今也面临创新发展的诉求。除了传统高中教育阶段的双元制职业教育、高等教育^②阶段的学历型双元制大学学业模式和非学历型职业进修教育,尝试开拓一条既能平等体现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特点、又能贯通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的道路,也是当前的迫切需求。“整合学术教育的职业教育”模式(以下简称“职教整合”模式)正是对此诉求的积极回应。该模式不仅实现了不同教育领域间的协调、平等发展,还实现了职业教育的贯通发展以及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融合发展,对现阶段我国包括“中本贯通”模式在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学历型职业高等教育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中德两种模式的构建现状

中德职业教育都面临中高/中本一体化设计的需求,既贯通职业教育的发展通道,又融通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同时联通教育体系内外以保留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本质的特点。中德两国的“中本贯通”“职教整合”模式均应需而生,对其进行比较与分析,能够为推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尤其在各地对“中本贯通”一体化职教模式开展众多探索的当下,这一研究更具特殊意义。

(一)我国“中本贯通”模式

1. 发展背景。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成为当下教育领域重大命题、中职教育将承担起职业基础教育的历史使命、优化中本一贯制整体设计直面现实挑战的背景下,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教育内部结构,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成为必然之举。有鉴于此,进一步完善“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1)职业教育增强时代适应性的发展需求。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既是全方位、多层次适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求的基础环节,也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教育需求

的重要途径。^[5]对于前者,以智能化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正持续演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被技术密集型企业取代,更多行业和领域都迫切需要高层次、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中职毕业生显然无法满足产业界对这类人才的要求。只有打通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成长的“立交桥”,才能避免中职教育的发展陷入迟滞,确保职业教育系统中的人才素质和培养规格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后者,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意愿,能够进一步获取更高学历层次的教育资源愈加成为共识。中职的传统办学模式存在升学发展空间有限、培养质量不高等固有弊端,亟待通过制度改革、模式创新走出困境。简言之,外有劳动力市场要求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环境,内有职教系统不断自我完善以满足学生个体追求自身持续进步与发展的动力。要应对这些发生在教育体系内外部的深刻变革,惟有不断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以增强职业教育时代适应性。其中,“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打破中职学生进入高校深造的瓶颈、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尝试,无疑是增强适应性的有力举措。

(2)中职教育作为职业基础教育的转向诉求。当前,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由就业导向转为基础导向的新形势下,“中高贯通”“中本贯通”无疑是大势所趋。对中职学校与合作企业来说,即使二者完成了较高质量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仍面临着学生的升学的需求。因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不同合作主体需要寻找更好的发展路径。一方面,从培养端来说保障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特色与质量;另一方面,企业能够留住合作培养的人才,为己所用,学生也能在培训企业中继续发展,从根本上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不仅需要中职学校、企业重新思考合作方式,更需要“中高贯通”“中本贯通”体系的系统化设计,同时作为附加效应还需有助于打

①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一般沿袭经典意义的职业教育概念,即中等职业教育。

②文中高校教育、高等教育、本科教育和学术教育均指向普通高等教育。

通中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通道。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打破一直以来横亘在二者之间,导致两大领域彼此孤立、封闭的教育界限,在进一步加强横向沟通的同时,构建从中职层次到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直通车”,让原本互相隔绝的育人主体一同参与到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

(3)优化中本一贯制整体设计的现实挑战。理想状态的“中本贯通”是两个办学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实现中职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统筹结合,以实现“3+4>7”的贯通优势。但受制于价值取向、评价体系、课程教学等要素的差异,现实中的贯通过程往往伴随着冲突和碰撞,“一体化”培养目标与“分段式”培养过程客观上存在悖离风险。以课程这一贯通的核心要素为例,当下“中本贯通”过程中,很多学校并没有意识到贯通培养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仍然沿袭惯性思维,在现有课程体系不加调整的基础上,以本科的培养目标为基准将部分课程下移到中职,以形成所谓上下一贯的中本课程衔接体系。这种下延式路径显然不可取。长学制的人才培养体系承担着培养智能化生产所需的高度复合的人才的使命,^[6]需要促进能力的持续积累,因而需要针对“中本贯通”设计专门的课程体系,遵循一贯制整体设计的思路对中、高职两个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进行整体化的设计,^[7]绝不是现有课程体系的简单重组。由于缺乏协同视野下更深层次的统筹规划,两级办学实体在衔接和贯通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还远不止此。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对该模式“分段式”的教学质量评价可能导致目标指向偏离既定目标,降低人才培养的质量;^[8]也可能导致中职学校在贯通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高校强势下中职话语权的失衡有损于初始阶段学生的培养和教师的专业能力成长。^[9]因而,当前我国“中本贯通”的实践中,在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定位的衔接、两阶段专业对口的一体化教学计划的制订、课程体系结构与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的合理建构等方面尚有优化空间,这也决定了我们需要不断反思以及优化相关

方面的架构设计,以弥补不足,最大限度地发挥该模式的优势。

2. 内涵概述。出于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和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考量,我国职业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做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与创新,如五年一贯制或中高职贯通模式、联合办学模式、对口升学模式(对口单招模式)等。“中本贯通”模式是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成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项有益补充。“中本贯通”模式全称为“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模式。在我国,实践层面的“中本贯通”发端于2012年,由职业教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江苏省率先落实相关试点工作,后山东、海南、天津等地也陆续开始了称谓或有不同、但内涵一致的项目试点,分段衔接、系统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新模式的热潮由此开启。由于“中本贯通”模式具有地区间的差异性,即使在同一省份,不同院校在实施过程中也是视自身情况作招生章程细则方面的个性化处理。下文仅以上海地区的“中本贯通”模式为例,对其加以介绍。上海于2014年拉开“中本贯通”的改革序幕,正式启动“中本贯通”试点。2019年12月,《上海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进一步强调要完善贯通培养机制,持续提升贯通培养质量,使贯通培养成为上海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与方向。^[10]

依据上海“中本贯通”试点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本贯通”学制为七年,面向上海市常住户籍应届初三学生(独立设置的艺体类中职学校试点专业除外)招生,^[11]且招录专业多为“行业岗位技术含量较高,技术技能训练周期较长,熟练程度要求较高,社会需求量较大且需求较为稳定,适合中职、本科培养目标相互衔接贯通的技术技能型专业”^[12],毕竟对于这些专业,长学制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更有利于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形成。与学制贯通形成比照的是学籍的分别管理,中等职业教育和本科阶段分别按照各自的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独立实施。

具体来说,中职学生经过前三年的中职阶段

学习后,参与由上海市教委统一组织的转段考试,通过转段考试的学生则被相应的应用本科院校单独录取,进入后四年的应用本科阶段学习。在本科学习期间,若学生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并取得高级技能资格证书,则本科毕业,获得高等院校本科毕业文凭;如果修满规定学分而未能获得高级技能资格证书,则本科结业;如果未能修满规定学

分,则本科肄业。未能通过转段考试的学生,不能升入应用本科院校接受本科教育,继续保持中等职业教育状态: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如果修满规定学分并取得中级技能资格证书,则中职毕业;如果修满规定学分而未能获得中级技能资格证书,则中职结业;如果未能修满规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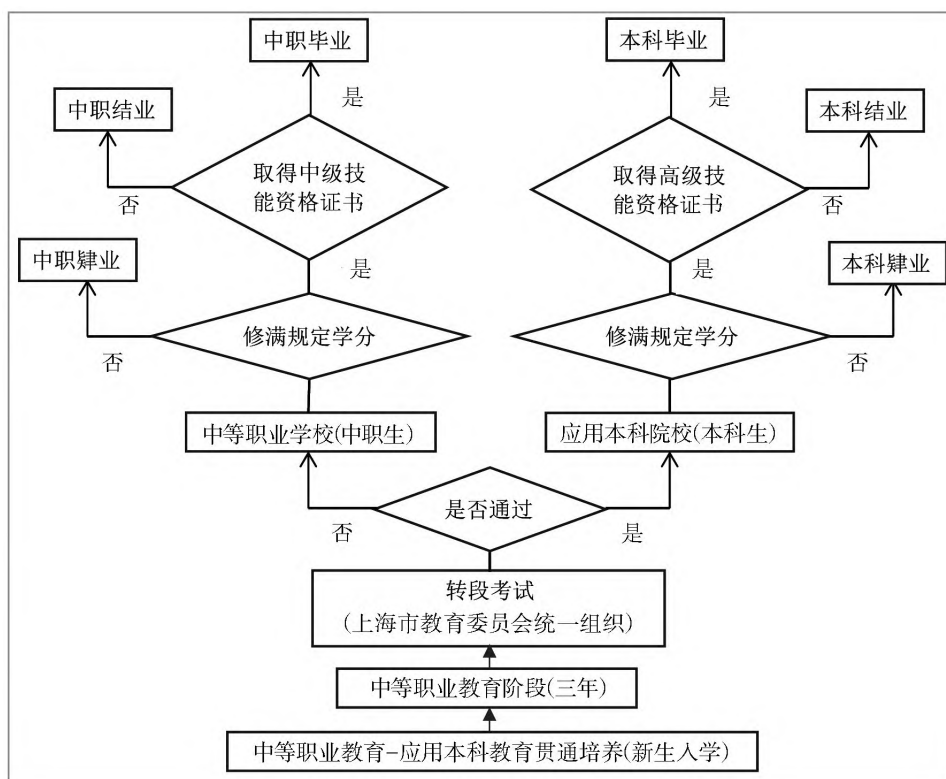


图1 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流程图(以上海为例)^[14]

(二)德国“职教整合”模式

1. 发展背景。在劳动力市场对复合型人才需求持续增加、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催生新诉求、学术化浪潮下职业教育谋求更多出路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德国教育领域亟待打破职业教育与高校教育^①长期以来形成的壁垒,转向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创新教育路径。在此背景下,中本贯通且融合的“职教整合”模式应运而生。

劳动力市场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增加。当下社会工作态势的瞬息万变以及职业活动的复杂多变,决定了德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朝高素质技术应用型、高度复合型的方向发展。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仅需要标准化、规范化操作的传统工作岗位逐渐被淘汰,从业者只有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更高的资质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职业教育和高校教育的截然分立已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

^①此处用“高校教育”说法,是因为德国的高等教育包含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后者主要指向高级职业资格获取型的非学历高等职业教育,用“高校教育”的说法意在指以获取学术学位为主要目标的学历型普通高等教育。

对劳动力的需要,尤其是在德国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管理结构和工作组织的转变客观上都要求认知工作比重的提升,单一的操作技能显然缺乏长效的发展空间。职业人只有具备灵活的综合职业素养,才能满足现代职业世界的运转需求,这些都倚仗多重知识、能力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相比以往单一强调经验、操作技能,跨岗位能力、创新能力等核心素养的培育在当下受到更多认同。在德国,高级应用型人才必须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既要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其参考标准是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学术水平;又必须具备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其参考标准是职业教育人才的实践应用能力。^[15]劳动力市场把对人才的要求推向新高度,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途径之一的学校教育,以战略视野、发展眼光打破传统,重新定义两种教育类型之间的关系,推动职业教育和高校教育由过去的二元分割转向融通渗透已刻不容缓。

混合模式适应经济与个人发展需求。德国经济位居世界前列,亦是欧盟第一经济大国,职业教育的助力功不可没。作为与经济建设同生共息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人才赋能历来是做强实体经济、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需要职业教育作出相应的调适,以继续稳定而高质量地为经济发展提供足量人才储备。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正从“工具化”的谋生型教育向“人本化”的发展型教育转变,开发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已经成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趋势。^[16]在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双重驱动下,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开放灵活、协调联动的教育合作机制,以超越不同教育路径间的分裂,乃至实现职业教育的体系内贯通与体系外融合。超越教育类型不是对已有教育类型的摒弃,而是标识着不同教育类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基于此,德国积极寻找实践应用能力和科学文化/学术素养的结合点,以实践教学与理论教育具有和谐关系为信仰,以多样化和灵活化的办学模式为载体,糅合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种不同培养模式的育人优势

和合作潜能,遵循两者互补的思路去综合培养规格、设置课程和组织教学,培养出真正符合需求的高级应用型人才。^[17]来自各方的诉求正催生出越来越丰富多样的教育形态,职业教育与高校教育的混合/合作模式即为其中之一,也是颇具特色和发展前景的一种类型。

学术化趋势下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世界学术化潮流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学历在德国劳动力市场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个人的失业风险、收入高低均与学历息息相关。^[18]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俨然说明了学历提升的不可逆转性。无论是在基础科学领域还是在应用领域,高校教育机构已成为知识生成和传播的动态场所。大众高等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兴知识社会的资格模式,职业教育向高等教育转变也反映了知识生产模式从经验型知识向不同形式的理论知识的根本转变。^[19]工作内容的多元复杂客观上也要求更多系统知识的支撑,这些变化都极大冲击了德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高校教育扩张产生了大批量的高学历人才,而通常来说高学历人才的后代也大多会走上高学历的道路,很少会流入到职业教育之中。因此,未来只有将职业教育与高校教育结合起来,一方面发挥职业教育的既有优势和潜能,另一方面与其他教育领域协调、融通发展,才有可能吸引更多广泛的生源,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吸引力。德国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对两者的结合主要体现为二元制职业教育与高校教育的贯通或混合模式。这些教育模式有助于实现和维持两个部门之间的职能平衡,符合青年人在基础教育后所作的教育决策需求,也能实现教育领域间的转衔和联系。

2. 内涵概述。“职教整合”模式是德国近年来职业教育与高校教育相结合的新模式。通过将中等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部分也涉及职业进修教育)进行一体化设计,实现教育选择多样化、提升教育体系融通性和拓宽资格宽度等多重目标。横向上职业学校、企业和高校的三元学习地点和纵向上“基础”和“提高”两大阶段共

同构成了德国职教整合模式的基本框架(见图2)。在基础阶段,职业教育与大学学习内容在课程上是相互关联的。在许多职业领域中,要求苛刻的职业教育专业——“教育职业”和应用导向的学士专业(例如商业类、STEM类、护理与卫生类专业)通常以多种方式重叠。在这种背景下,基础阶段的设计使学徒接受二元制教育的核心内容,此外还需在大学里获得与学科相关的学习内容(基础阶段至少占30个学分)。具体而言,基础阶段包括三个部分。(1)基于“教育职业”规格的职业教育课程学习:与大学专业学习内容相协调,避免内容重复和冗余。(2)大学学习准备:避免年轻人在大学学业中的过度压力,同时进行与专业相关的大学学习,但需注意在选择大学学习课程时,必须相应地确保大学课程与职业教育内容相协调。(3)职业与生涯辅导:①澄清可能的职业道路和相关的先决条件;②澄清大学学业中可能的职业和发展道路,确定个人潜力、个别大学学习课程的先决条件等;③根据既定目标规划具体实施步骤。青年人以学徒的法律地位完成基础阶段学习,而职业与生涯辅导以及第一个大学学习模块将作为模块化的附加资格集成到职业教育中。即使最终没有进入大学学习,学生也在能力上有所收获,不仅丰富了与科学相关的职业教育内容,还有助于提升独立的工作和学习能力。如果以后学生继续接受大学教育,已经完成的大学习模块将得到认可和换算。^[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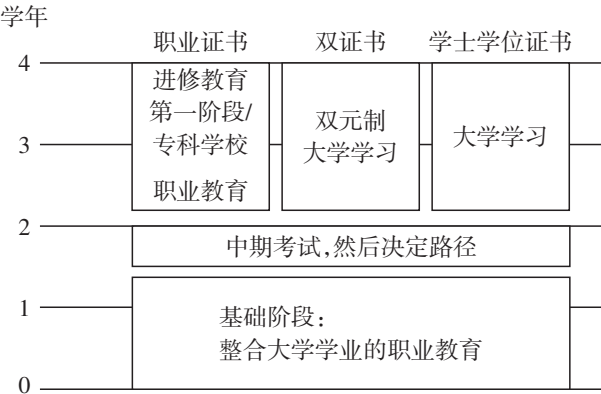


图2 整合大学学业的职业教育模式

一到两年后,学生通过职业资格中期考试即完成了基础阶段的全部课程。在进入提高阶段(持续约两到三年)之前,可以选择以下三个选项之一:(1)继续并完成二元制职业教育,获得完整的职业资格;(2)继续大学学习直至取得学士学位;(3)选择接受整合大学学业的职业教育直至获得双资格:职业与学术的双毕业证书,相当于现有的职业教育整合型二元制大学模式。

三、中德两种模式的特征比较及分析

尽管中德两国关于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整合或贯通模式均着眼于实现教育现代化以及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需求,立足于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架设,注重不同类型学生全面素养与优势潜能的多元开发,从形式上看也都是将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与大学阶段的本科教育进行了衔接与贯通,但究其本源,二者在价值意涵、本质属性、架构次序、教育选择、体系规划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价值意涵的等值性或层次性

在德国“职教整合”模式中,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是等值不同类的教育类型,其整合的逻辑起点是两者话语权的对等地位。职业教育不是依附或借力于高等教育,而是在同等法律地位与社会认可度的基础上,以整合的形式发挥二者协作的优势与潜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补。等值性决定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无高低之分,而是两条平行、平等的路线,这为整合模式下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并行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等值性理念受惠于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职业教育体系的成熟完善等多重因素。在各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是“或者”的关系,虽不同类但都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学生无论是接受职业教育还是接受高等教育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此外,德国的税收和薪资制度也避免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存在过大的收入差距,某种意义上说,白领和蓝领工作对学生的吸引力相差无几。所以在德国,职业教育只是若

干选择中的一种,而且还是一种较为不错的选择,并不是被挤下独木桥后迫不得已的二流教育。

反观我国“中本贯通”职教模式,中职与本科是上下衔接式的,本身就体现了教育体系中的层次差别。二者有高低之分,是不同类也不等值的教育类型,其贯通的主体思路是实现学制的衔接,通过七年长学制的培养、由浅入深的专业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持续不断的学习训练,使学生由新手到熟手,最终成长为职业能手。^[21]正因如此,两阶段的学习存在深浅之别、高下之分,不是同一层面的平行关系。有别于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都是通往劳动力市场、获取职业或学历资格的重要且平等途径,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略显弱势,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被确立之前,两类教育的法律地位不对等,缺乏平等对话的基础。即使《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诸多政策文件中反复强调职普等值性,但现实情况仍是职业教育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备选项,往往是学生明确前者无望后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人们习惯上认为高等教育代表着高质量且严要求的优质教育,职业教育则是其对立面,主动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为职业教育本身的质量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相应职业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与发展前景受限。即使在文凭“通货膨胀”的现代社会,各方对高等教育的推崇热度仍持续不减,人为地在两种类型教育间构建竞争壁垒的现象并不少见。

(二)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坚守或式微

德国“职教整合”模式始终秉承职教特色,坚守职业教育本质属性。职教体系内部的向上贯通体现的是模式的内生性,即它内生于职业教育,由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是在职业教育基础上附加和融合高等教育,而非高等教育扩张之后的应用型教育。这两者存在本质差别,从职业教育内部生成的教育模式既实现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定位,也体现了

职业教育向上发展的层次性。与本科教育中的专业教育的衔接与融合,尤其是最终获得职业资格或职业与学术双资格的情况更是体现了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保留。

反观我国“中本贯通”职教模式,在当前更多的是中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的贯通,而应用型本科更多的是传统本科教育的横向分化,最终获得的是学历学位,并不能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其“职业”的本质属性日渐式微。在社会对技能职业的认可度不高、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及职业晋升路径不畅、衔接供需两端的资格标准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下,^[22]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吸引力更显不足。在此背景下,部分职业学校为了招揽生源,一味迎合家长、学生的意愿,扭曲对“中本贯通”职教模式的解读,片面宣扬中职毕业生不用参加高考就可以升入本科,而隐去了对“中本贯通”模式的实质及人才培养规格的解释,造成学生和家长形成“跨进‘中本贯通’的门槛,就如同提前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错误观念。^[23]这实质上是将职业教育办成学历教育,以职业教育之名,行学历教育之实。如果“中本贯通”职教模式不能保留并坚守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和内涵,则无益于职业教育既有的育人体系建设,也有违“中本贯通”设置的初衷。

(三)架构次序的并行融合或顺序衔接

在德国“职教整合”模式中,职业教育与高校教育呈并行式的发展关系。围绕统一的教学纲领,采用多元协作的组织形式,高校、企业及职业学校协同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该模式下,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涉及三方教学工作的同步开展,通过各有侧重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形成对职业教育和高校教育的初步感知,为后续提高阶段的教育抉择奠基。而后无论选择双元制职业教育、大学科学学习或整合大学学业的职业教育三条路径中的哪一条,高校、职业学校和企业都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以汉堡职业大学为例,前三年的教育计划按以下方式分配:

职业学校学习(36学分),企业实践(24学分)和大学学习(66学分)。^[24]因而从本质上说,职业教育与高校教育一开始就以同等地位渗透到育人过程中,相关课程计划和教学活动并行建构,而不是传统模式下的顺次开展。此外,此模式还在横向上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学术教育的沟通与融合,职业教育与本科专业教育(例如计算机专业)具有共同的学习基础,利用两者的交叉部分进行一体化设计可以避免学生重复学习。课程资源的有效整合与教学体系的有机建构,可以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同时在具有竞争力的时间内能进一步拓宽人才资格的宽度,培养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反观我国“中本贯通”职教模式,中职与本科是衔接式的关系。中职和本科被视作层级分明的两个阶段,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被置入界限分明的语境:偏实践的专业技能性知识由中职学校传授,科学性、系统性的学术知识则侧重在本科学习期间掌握。二者衔接式的关系不仅是对两种教育类型间客观联系的割裂,也损害了学生职业能力与学术能力的一体化发展。有学者就所在省份的“中本贯通”教育人才培养现状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方面,该模式下的学生明显好于普通本科毕业生,但其专业理论基础要逊于后者。由于没有经过高中阶段完整的普通教育学习,造成学生在针对高中学业基础设计的本科阶段专业课程的理论学习上存在困难,这是“中本贯通”培养的学生与普通本科学生的最大差别。^[25]这当然也与两类教育类型的评价标准相关。我国“中本贯通”模式尽管从纵向上看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的衔接,但在横向上系统和同等地利用两类教育优势从而发挥企业、高校和职业学校三方的潜力方面仍有欠缺。三元主体的衔接不畅、协调不力严重阻碍毕业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整体培养和提升。不过当前在一体化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的基础上建设一体化的专业教学标准,也多少体现了改进的方向。此外,这种贯通模式尚停留在外在形式上的衔接,而

关于如何把中本衔接放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进行整体的规划、设计,如何找到两者之间衔接的关键节点,对两者在内部如何衔接等问题,^[26]以及在此过程中实现两类教育的课程融合尚缺乏更全面、高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

(四) 学生教育选择的灵活性或既定性

在德国“职教整合”模式中,学生通过职业资格中期考试后即完成了基础阶段的全部课程,在进入提高阶段(持续约两至三年)之前,可以选择以最终获得完整职业资格为目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或以取得学士学位为目标的大学学习,抑或是以取得职业与学位证书为目标的整合大学学业的职业教育。由此可见,“职教整合”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广泛而丰富的教育路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学生固定在具体的资格化路径上。可以说学生的教育选择是灵活的。

反观我国“中本贯通”职教模式,在“中职3年+本科4年”的衔接机制下,初中毕业生在中职学校学习三年,完成该阶段专业相关课程的学习和技能训练。如果三年后成绩达到相关规定要求并通过转段测试,中职毕业生无需参加高考即可直接升入应用型本科高校,继续接受4年的高校教育,毕业时如满足相关要求即可获得本科文凭。这种模式某种程度上还是属于对学生的未来道路进行预先设定:如学生达到“3+4”转段考试的合格分数线即可转入对口的本科院校;如学生没能达到对口本科高校录取分数线,但符合五年制高职转段录取条件,可以按照五年制高职管理办法进入专科阶段学习。也就是说,如果转段不成功,可转读专科,再不济就是止步于中职阶段。这种设计并不能确保参与贯通项目的每一个学生在接受完中职阶段教育后,都有理想且适切的教育归宿,既缺乏宽容的试错空间,又未能照顾学生未来选择的不确定性,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路径的联系过于单一和固化。教育需要量体裁衣,以激发每个学生的个性潜能,但我国“中本贯通”职教模式在这方面还略显不足。

(五)体系规划的细化嵌合或粗而不密

在德国“职教整合”模式中,围绕整合的总体框架,依托三项核心政策措施实现流程规划的细化嵌合:(1)进一步发展面向青年人的学业与职业指导服务,特别是指导他们在职业教育和大学学习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2)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后教育领域之间的过渡;(3)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混合教育形式。^[27]在教育选择入口端的架构层面,“职教整合”模式在通向高校教育的入口端提供面向青年人的学业与职业指导服务,即职业教育和高校教育共用一个“定向指导阶段”,学徒可以在经过一段适应性学习后再决定是继续参加职业教育还是选择全日制大学学习,抑或是同时完成两类学习。这使年轻人可根据其天赋和兴趣来选择教育途径,并知道在未来仍有过渡和衔接到其他教育体系的可能。借由入口端的学业与职业指导服务,使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教育过渡更理性自主,学生能切实根据自己的心向和能力作出恰当的教育抉择。此外,“职教整合”模式还致力于促进基础教育后各教育领域等值基础上的融通。该模式下,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被置于同等地位,并借由各种桥梁和过渡通道进行有效整合,使职业、学术两大教育体系产生紧密互补的双向嵌入关系,也帮助学习者在教育道路上作出理性科学、尚可转圜的教育路径选择,满足部分群体转换教育路径的现实需求。

反观我国“中本贯通”职教模式,尽管国家层面不断做出创新尝试,如在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对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进行了一体化设计、一体化表述、一体化呈现,在专业名称、专业内涵、课程体系、核心基础课程等四个方面全面升级,^[28]但在系统的流程规划细节方面还有待完善。“中本贯通”绝不仅是学历、学制的衔接,更需要在培养目标和规格、专业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统筹布局、系统设计,防范中职与本科在人才培养上各自为政。通过不同教育层次之间多种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和分工,消耗最少的教学资源,维持不重复、不脱

节的关联状态,实现最大的教学效率,构建彼此融通的完整体系。^[29]目前,在落实专业目录时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何真正实现人才定位的有机衔接以及培养目标和规格的逐层递进,如何将具有关联的课程内容予以集成式的一体化设计,如何发挥两类教育的优势与潜力以更好地为我国教育体系的继续发展和创新注入活力等,都是需要我们直面并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总结与启示

中德两种“中本贯通”模式设计的初衷之一均是在满足学生更高层次受教需求的基础上,实现职业教育的层次贯通。但通过深入对比发现,德国“职教整合”模式的精髓还远不止于此。它除了推动教育领域间的协调发展,如各类教育的平等发展,还实现了不同类型教育的融合发展,如提升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过渡的渗透性,并不断尝试将各类教育以不同的形式结合起来,这为当前我国“中本贯通”模式的一体化设计提供了新的切入口。

(一)实现职业教育体系内贯通与体系外融合

德国“职教整合”模式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部分也涉及职业进修教育)进行一体化设计,职教体系内部的向上贯通体现的是职业教育的内生模式,也使该类高校或模式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使得该种类型与高校其他教育类型不存在高低之分,它不是其他高等教育类型的压缩,而是具有自身功能特征和模式特色、可以满足更广泛学生需求的独特模式,并具有不可替代性。

德国“职教整合”模式不仅实现了贯通,更推动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融合。以往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促进目标具有较大的差异,但随着现代社会职业工作的交叉越来越多和高等教育的扩张,二者之间逐渐显露出极大的融合潜力。对德国来说,在两类教育平等发展的前提下,学生面对等值教育选择的不确定性、学术教育的高要求和高辍学率等因素,都为两类

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推动力量。由“职教整合”模式可以看出,该模式为学生提供学业与职业指导,使学生自主找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而非唯学历论。进而在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实质性渗透的基础上,促进教育体系内的互通性,并突出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同等价值。这当然也需要如社会职业的平等、职业资格的含金量等观念要素作为保障。两类教育的平等发展意味着,即使在高校教育扩张和普及化的时代,职业教育同样大有可为。

德国经验一方面让我们意识到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两者相互结合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对结合我国教育模式思考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关系提供了启发。我国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传统上不是平等关系,两者存在地位高低之差别,很多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最终也是以跨入普通高等/学术教育为目标。尽管我国当前“类型教育”的定位为职业教育发展释放了很多利好,如可以在“类型”理念的指导下探索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办学模式、制度建设,但在坚持类型定位的前提下,亦需加强类型教育间的融通,防范类型特色的绝对化。一旦忽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整合价值,极易将二者置于相对隔离的语境中,将学科和专业/职业对立起来,这是在职业教育“类型热”的节点上,我们需要格外警惕的。对于逐渐走向普及化、大众化的高等(学术)教育而言,亟需认识到“与职业技术教育相互融通”^[30]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培养既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又具备丰富实践知识的人才。因此,走出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博弈的囚徒困境,就需要打造教育选择的第三条通道,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彼此融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渗透性,以合作消弭对立,以共赢取代零和,以职业教育的新发展为中国教育体系的顶层架构创造新机遇。

(二)树立现代职业观以建设一体化教育体系

无论是着眼于职业教育的学术化趋势,还是

着眼于学术教育的职业化发展,树立现代职业观,以一体化理念指导职业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改革都是应然之举。传统的职业观着眼于基于终身职业的就业能力发展,而现代职业观则从一个广泛的能力概貌出发,由核心职业的过程导向和全面能力促进的理念发展而来,要求深入理解工作过程和业务流程,并且独立地进行共同设计。这就需要我们明晰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客观存在的交叉融合性,建设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德国近年还提出“扩展的现代职业观”理念,它是在现代职业观理念的基础上,将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扩展到了大学层面,提出(双元制)职业教育和应用型大学教育学习过程的通用原则,也就是说,新的主导理念除了考虑以往的职业(教育)学习,同时将大学学习、高校继续教育一并纳入“职业性学习”的框架之中,以统一的现代职业观理念统领这些教育形式的发展。

在我国“中本贯通”或职业本科模式的建设过程中,德国“职教整合”模式为我们呈现了新的思路。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以现代职业观为思想引领,赋予职业教育更宽广、更持续的理论基础,加强教育系统间过渡和联系的便利设计,让职业知识和学术知识的获取由分离走向统整,实现和维持两个教育部门之间的职能平衡,在制度设计上突破不同教育类型间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具体可表现为:在体系构建层面突出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交叉融合,在专业建设层面强调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导向,在课程教学层面着眼于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融合、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应用结合,在人才评价层面注重学术学历与职业资格并举等。

(三)围绕教育融通创设基础支持以提供多方保障

获得高等级、高层次的职业或学历资格以及扩大资格获取范围,培养复合型人才都是技术迭代升级背景下人才资格提升与拓展的趋势。这不仅需要进一步建设教育体系融通机制,也需要为教育融通创设更多基础支持。参考德国

经验,我国首先可在入口端提供相应的教育路径指导,进一步发展面向青年人的学业与职业指导服务,保障其未来在职业教育和大学学习之间作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其次,在教育领域间的转换中提供便利的过渡可能性,尤其是加强对先前正式或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可;同时扩大教育面向的目标群体,摆脱思维桎梏,增加非传统学生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继续学习的机会,按照高等教育标准为他们设置非全日制学习的教学安排和相适应的课程内容;畅通校企合作对话机制,激活各方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产教融合政策不应局限于职业教育领域,同时也应是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应借助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经验探索,将其向上延伸至职业或应用本科阶段甚至专业学位研究生阶段。此外,仍要不断创新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相融合的教育模式,使此类模式的吸引力体现在资格宽口径培养等方面。

德国“职教整合”模式践行了横纵两个方向的立体整合,学制层面的上下衔接仅是最浅显也最容易实现的一项。对于我国目前的“中本贯通”实践来说,除却纵向的贯通,我们更要意识到二者横向融合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等各方面推进深度合作。这就要求坚持以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整合为统掣,构筑相互协调又紧密结合的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密切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领域之间若干路径的联系,充分挖掘不同教育类型的潜力。也惟有如此,才能在人才培养上形成协同育人合力,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个人可持续发展。总之,实现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横向融合、纵向贯通,既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推动两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完善职业教育制度、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应时之举、有力之举、创新之举。借鉴德国“职教整合”模式的有益经验,通过创新教育选择的更多可能,在不同类型教育融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渗透性,

真正培养出社会所需、家长所盼、学生所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德国与我国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教育愿景。

参考文献

- [1] 陈志文. 考研日渐“高考化”, 如何避免过度内卷[N]. 中国青年报, 2022-03-23(8).
- [2] 徐国庆. 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向: 类型教育的视角[J]. 教育研究, 2021, 42(4): 118-127.
- [3] 杨永年. 基于信息化的中职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 职教发展研究, 2020(1): 86-91.
- [4] 杨启光. 统筹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协调发展: 国际经验与我国的重点[J]. 中国成人教育, 2021(19): 19-23.
- [5] 张力. 新发展格局下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重要意义[N]. 中国教育报, 2020-12-03(6).
- [6] 徐国庆. 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型[J]. 教育研究, 2016, 37(3): 72-78.
- [7] 张秀霞. 中高职贯通课程衔接的现状、策略与保障[J]. 教育与职业, 2016(24): 95-98.
- [8] 欧阳晶晶, 刘磊, 陈佳妮. 中本贯通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20, 9(6): 72-76.
- [9] 刘磊. 质量保障视域下中本贯通教育的基本命题[J]. 职教通讯, 2019(17): 1-5.
- [10]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的通知[EB/OL]. (2019-12-10)[2022-03-29]. https://www.shanghai.gov.cn/nw44779/20200824/0001-44779_63168.html.
- [11]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2021年本市中招《中职校提前批招生报考手册》和《中职校自主招生随迁子女报考手册》发行[EB/OL]. (2021-04-30)[2022-03-29]. <https://www.shmeea.edu.cn/page/03400/20210430/15171.html>.
- [12] 朱晓佳. 中本贯通模式下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3.
- [13][14][26] 戴汉冬. 职业教育“中本贯通”课程衔接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1-32, 31-32, 11.
- [15][17] 陈莹. 德国二元制高等教育体系研究[J]. 外国教育研究, 2015, 42(6): 119-128.
- [16] 徐华. 英国职业教育中的“核心技能”开发及其启示[J]. 中国成人教育, 2015(1): 107-109.

- [18]陈莹.“工业4.0”时代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8,40(4):94-100.
- [19]蔡心心.德国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与渗透[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19-27.
- [20]DIETER E,VOLKER M G,ECKART S. Studienintegrierende Ausbildung [R]. Edition Stifterverband, Essen 2019: 13-14.
- [21][23][29]司伟利.“3+4”中本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天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2017:8,23,7.
- [22]谢莉花.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基于德国的经验[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0):42-50.
- [24]Berufliche Hochschule Hamburg (BHH). Die studienintegrierende Ausbildung [EB / OL]. (2021 - 08-23) [2022-03-29]. <https://bhh.hamburg.de/die-studienintegrierende-ausbildung/>.
- [25]吴娜.“3+4”中职—本科贯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2):94-97+112.
- [27]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r Gestaltung des Verhältnisses vo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Erster Teil der Empfehlungen zur Qualifizierung von Fachkräft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demographischen Wandels [R]. Darmstadt, 2014.
- [28]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的通知:教职成[2021]2号[EB/OL].(2021-03-12)[2022-03-29].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22/content_5594778.htm.
- [30]张力.未来五到十五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走势[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42(1):1-3.
-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资历框架视域下的职业能力标准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FJKB013)。

The Enlightenment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odel of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Germany

Xie Lihua, Wang Kexi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oth China and Germany is facing the demand of innovat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alent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c world and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a and Germany have developed the so - called Through - type Personnel Cultivating Model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Although both models connect and link up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in terms of form,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stinc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odels in value implication, essential attributes, structural order, educational choice, system planning after in - depth comparison. Compared with China, the German model not only realiz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education, but also realiz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by improving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transi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fields. Thi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the 3+4 Combined Program in China, which connects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Meanwhile, the comparison is helpful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education.

Keywords: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cademic education; occupational; technicality

(责任编辑 邱梅生)